

家在山里

◎ 曾玉荣

1

晚霞烧红水面的时候，江云儿衣裳洗好了。她站起来望着远处，用手轻轻捶了两下背。晚霞从天边烧过来，一直烧到这边。水面，在风中漾起一丝丝的波纹，霞光也一波一波地晃动着，红绸一样艳。

水边的柳条，在晚霞里变成了胭脂色，闲闲地飘摇着。

街道上，人多了，人声也嘈杂起来，随着风悠悠地吹来，一会儿大了，很清楚；一会儿小下去，听不清了。有几朵花伞，在桥上一闪过去了，传来叽叽咯咯的一阵笑声。这里的人讲究着呢，尤其女子，描眉点唇，戴着墨镜。江云儿见了，咂巴一下嘴。田根就笑，问咋的？江云儿说，忒讲究。

田根说，城里人都这样。

江云儿说，这里是镇，又不是城，干嘛学城里？

田根望着伞下罩着的身影，还有咯咯响的高跟鞋，眼光一闪一闪的，说美哩嘛。

江云儿皱了皱眉，她可看不出美在哪儿：一笑嘻开两片血一样的嘴唇，吃了死猪似的。

几朵伞飘过，消失在镇的那边去了。一只两只水鸟，扑扇着长长的翅膀，从上面的两山交错处的水面飞来，在苇草间绕了一圈又一圈，驮着一身晚霞，缓缓落了下去。江云儿也提起篮子，沿着镇河河堤走上去，一直走向镇街。

她是瞅了一点空闲出来洗衣服的。

她在镇上开着一家饭馆，很忙。现在，她得回去了。

镇子并不大，却很古，有人说清代就有，有人说得更邪乎，说是明代的，

朱洪武的时候，一批移民拖儿带女的从南方来，到了这儿，看中这儿的山这儿的水，就一屁股窝下不走了。

因而，小镇就有了南方的水韵，黑瓦粉墙，青石板小巷，一样都没少，包括一脉流水，包括沿河垂柳。

这些，江云儿觉得，与她有什么相干呢？她来这儿，不是冲镇河那清溜溜的流水来的，不是冲高跷斗拱的古戏楼来的，也不是冲小巷青石板来的。江云儿没这种审美，也不需要这些，更不眼气这些。

她来，是冲田根来的。

有田根的地方，她就觉得美，觉得好看，觉得天是蓝的水是清的啥都是好看的。因为，田根在这里嘛。

田根就在镇子的南头，那儿水一弯一绕，有一个学校，是镇中学。田根大学毕业出来，分到了小镇，在这所学校教书。

这些年，江云儿的心中一直有个秘密：她喜欢田根，喜欢他皱着眉思考问题的样子，喜欢他看书的样子，甚至喜欢听他唱歌的样子。一样的歌，“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”，人家唱的就是不一样嘛，很好听，清汤下面一样，筋道哩。吴旺唱的就难听死了，野狼一样嚎。

那时，她心里就暗暗有一个希望，田根毕业了，分在本村小学教书，这样，自己就可以接近他，听他唱歌，看他皱眉。

悄悄地，她绣了好几双鞋垫。甚至想好了，到时候，趁没人注意的时候送给他，一来二去，事情不就成了嘛。有时，一个人坐在那儿，江云儿想着想着就笑了，想着想着又眼圈就红了。

吴旺看见她绣鞋垫，嬉皮笑脸地凑过来问，云儿，给谁绣的啊？

江云儿一白眼，反正不是给你。

吴旺很失落，说，你给田根？

江云儿一撇嘴，你是哪根葱啊？瞎操心。

吴旺蔫蔫地走了，走过那边杨树林，扯起嗓门儿狼一样吼：三月那个看妹啊你不在家啊，门前开满了那个桃子花。桃子花开呀一片红，妹子啊，哥咋就得不到你的心？

歌是村里的一种山歌，撑旱船时唱的，很柔婉，可是从吴旺嘴里传出，却很苍凉，苍凉如狼嚎一样。

吴旺这家伙会唱船歌，而且即景生情随嘴编，大姑娘小媳妇都爱听，可江云儿咋听咋觉得没田根的嗓子好。

江云儿抬起头望去，果然，家家户户的门前户口，桃花开成一片一片的，云霞一样罩着。吴旺的身影拐一个弯，已经淹没在云霞中，不见了。有几户的烟囱里升起炊烟，好像从云霞中升起的一样。

江云儿咬着嘴唇，在鞋垫上绣一枝桃花，再绣一枝桃花。她想，一枝是自己，一枝就是田根。她笑了，酒窝像一树桃花，“噗”地一声开了。

2

田根毕业后没留本村，却去了镇中学。

田根的爹为田根调镇中学的事，跑前跑后地忙活。人家是支书嘛，有面子嘛，最终请来了镇长，坐着一辆小车，鸣的一声，就来到这个小小的村子。

镇长四十来岁，胖胖的，这是上任后第一次来两岔村。

镇长像个弥勒佛，下了车，指着这儿的山，说是好山；指着这儿的水，说是好水。然后看到江云儿走出家门，愣了愣，嘿嘿笑了。镇长说，好山好水好人啊。

田根陪着镇长站在院子里。田根连连点头，说山水有灵性哩。

江云儿是田根隔壁，是去提水的，经过他们身边，听了这话，心里甜甜的，心想，大学毕业的人，就是能说会道，啥话从他嘴里出来就变了味，绵软软的，好听。

她提一桶水，袅着腰，提到自家门前的桃树下，故意装作提不动了，放下水桶，站在那儿，假装看桃花，一手拉了一根桃枝，把桃花拉到鼻尖嗅嗅，一股香味沁出来，清甜清甜的。

她只知道桃花香，可从不知道桃花清甜啊，真的很好闻。

她的心里，还很想很想听听田根说些什么。可是，田根不说了，四周静静的，没有了话声。只有两只山雀子在叫，你一声我一声，叽叽喳喳的。

她悄悄回过头，看到镇长和田根都望着这边。田根看到她望过来，点头一笑说：“云儿，提水啊？”她也一笑，脸又猛地红了，她想，自己刚才的心思他不会看出来了吧？他笑个啥子嘛？鬼头鬼脑的，坏死了。

她忙提起水，几步进了屋子，心里仍扑腾扑腾跳得欢实。

窗外，山雀儿在叫，叽哩——，叽叽哩——

田根走后，她才知道，这次请镇长，人家就是为去镇中学的事，江云儿的心里简直难受死了。她想，镇子人可多了，南来的北往的，卖葱卖蒜买针头线脑的。镇上的女孩可多了，一个个妖媚子一样，腰细得只有一把。田根去了那儿，一准会挑花眼，咋还会想起她？

她一边想着一边坐在门外绣鞋垫，绣着绣着，一朵泪花滚出来，沿着长长的睫毛滑下，亮亮地落在鞋垫上，沁出一朵花儿来。她就看鞋垫绣一朵花儿，花儿不是并蒂的，一朵儿独开着，孤零零的。

她忍不住抽抽咽咽地哭了起来。她想忍住，可就是忍不住嘛，就是想哭哩嘛。

那边，响起山歌声：四月燕子一对对，双双燕子来相会，我的妹妹在流泪。妹子哎，啥时和哥成双对？听到声音，就知道是吴旺的。

江云儿忙擦一把泪，回过头来，看见站在不远的柳树下的吴旺在望着自己。江云儿很生气，皱了眉，说吴旺，胡嚼啥？

唱歌哩！吴旺说，仍然嬉皮笑脸的。

江云儿想说，唱屁，鬼嚎一样。想想，又没说，回过头绣起鞋垫。

吴旺走过来，轻声问，咋哭了？

江云儿不回答，眼圈又红了，她心里劝自己，甭哭甭哭，可还是哭了，泪珠子吧嗒吧嗒的掉得欢实。吴旺急了，问，江云儿，谁欺负你了？我去收拾他。

江云儿摇摇头，江云儿说没谁呢，你走吧，你管啥闲事？

吴旺不走，吴旺说，有啥心事说出来嘛，呕着伤人的。

江云儿说没有，啥心事也没有。

你喜欢上了田根，怕他不喜欢你。吴旺说。

江云儿手上的鞋垫一下子掉在地上，她不说是也不说不是。树枝上，山雀儿在叫了，叽哩，叽哩叽哩，叫得人心烦着呢。她说，吴旺你走吧，叽叽喳喳像只山雀儿，我心烦着呢。

吴旺耷拉了脑壳，霜打了一样蔫蔫地走了。

这次，他没唱歌了，走向山水的影子里。三月的山村，太阳一晒，有草儿花儿叶儿的气息萌动，浮荡在空气中，润润的，缭绕在鼻尖，也浮荡在人

的心里。

节令，已接近谷雨了。

3

江云儿来到小镇，绝不是死皮赖脸来的。

江云儿想，她不会因为喜欢田根，就死皮赖脸追到小镇，开一家饭馆。如果那样，她江云儿成了啥人了？别人知道了，也会笑话她的，会说自己嫁不出去的。

自己喜欢田根，可也不能下贱啊。

可是，江云儿千想万想也没想到，田根会主动给她来电话，约她来镇上开饭馆。那天，她正从田头回来，摘了一篮金针花，一朵一朵细细地排在晒席上，准备晾干挑菜。金针花晒干后，挑莲菜，挑木耳，都好吃，嚼着咯吱咯吱响，满嘴清香。还没铺一半，手机响了，打开来，是田根的声音。田根说，是云儿吗？

江云儿愣了一下，又看看手机，忙点着头，说是咧是咧，你咋想到给我打电话哩？

田根笑了，呵呵一声。

江云儿也笑了，咯一声。

田根说，自己找她，是有一件事想问问她。

江云儿心一跳，脸有点发烫。她说，有啥就说嘛，做精捏怪的。

田根告诉她，学校旁边不远处有一个饭馆准备承包出去，江云儿饭菜做的好，他想，能不能下来开个饭馆，蛮挣钱的，所以他就打来了电话。

江云儿淡淡地道，哦，就这啊？

田根说就这，来吧，真的很好。

听到田根那热心劲儿，还有那急切的语气，江云儿吁了一口气。她笑了一笑，心想，这些书呆子，书读多了，咋像我们女娃一样，羞羞答答的，做啥还遮遮掩掩的。

田根问，你笑啥啊？

江云儿没回答，而是问，你说我去好啊，还是不去好？

田根道，来好啊，当然来好啊，不来不是傻子嘛。

江云儿道，你才是傻子呢，你让去我就去哩。说到这儿，她又感到脸发烫了，刚才那话，明明像撒娇嘛。

田根说，就这么说定了。

江云儿说就这么说定了。

几天后，江云儿收拾收拾，给爹妈一说就走了，走出村口，看到吴旺站在那儿。吴旺不唱歌了，望着她，就那样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，过了一会儿说，江云儿，你去呀？

去呀！

镇上没这儿好呢。吴旺说。

江云儿笑笑，没说啥，走老远了，回过头，吴旺还站在太阳下，站成一撇影子。那一刻，她心里有点酸酸的，觉得吴旺很可怜。甚至，她有一种想法，想听吴旺吼一嗓子山歌。

可是，该死的吴旺就是不吼，就那么直直地戳在太阳底下。

4

江云儿来到镇上，在田根帮忙张罗下开了家小饭馆，叫“山里香饭馆”，卖的都是山里菜：金针花拌木耳、醋溜洋芋片、指甲菜等等。

生意很不错，小镇人爱吃山里的东西。因此，饭馆里人来人往的。

她心里更高兴的是，经常的，田根会来到这儿，忙前忙后地张罗着。有人看见，就笑着说，田老师，是恋人吧？江云儿一听，脸就红红的，心就跳跳的，悄悄瞟一眼田根。田根总是笑着解释，是乡党，也是同学，帮帮忙嘛。

她听了，心里就有点不高兴，拖下了眼皮。

她想，是不是田根还不知道自己的心思？不对嘛，咋可能哩！

她想，听说田根在竞争学校的教导主任，是不是要当了教导主任了，要当官了，就变心了，嗯，有可能。每次看到田根看镇上女孩眼光一闪一闪的样子，她的心就直沉，很重很重地沉。

她说，田根，当教导主任了？

田根抬头一笑，还早呢，镇上通过了，可学校还没通过，说才满一年哩。

她说，田根，当官了，是在镇上找对象还是回村里找。

田根又一笑，还早呢。

她看田根望着自己笑，心里就甜甜的，就安然了。她觉得自己想得太多了，田根心里一定很爱她，不然，为啥让自己来小镇开饭馆，还隔三差五来帮忙。想到这，她就笑了，放心了，干啥也有劲了，走一路洒一路歌声，闲下来就让田根把衣服拿来，她拿下河去洗。有时，田根会来接她，两人会像一对小夫妻一样，提着篮子，有说有笑的，沿着石板小巷走回来。

这时，她觉得小镇的天真蓝，小巷真美，也希望和田根一直这么走下去。

可是今天她来镇河洗衣，田根没来接她，她有点失落，提着篮子，沿着小巷走着。小巷的四月，墙头多的是花，有粉白的，有淡红的，有紫的，一嘟噜一嘟噜探出墙头。她觉得这样没有家里好。在山里，一花一树开在门前，谁想看谁看，谁想看多长时间看多长时间。花嘛，就是让人看的哩。

这儿却把花关着，小气。

她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是田根的，说在哪儿呢？快回来啊。

她说有啥事。

他说，有客呢，贵客，一定要吃你做的菜。

她答应了一声，加快步子，忙忙向回走。

贵客，并不是稀客，就是镇长。

她开了“山里香饭馆”后，镇长没少来捧场。有人检查了，镇上安排在这儿；没人了，镇长一个人来，弄一瓶酒四个菜，一边吃着，一边和江云儿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，聊的大多是些有盐无油的事，问她有婆家没，江云儿笑着不回答，忙着倒茶。镇长就停了杯子，望着她，许久问，云儿，小镇好不好？

不好！江云儿故意答。

瞎话，镇长说，不好，你咋来小镇？

江云儿说，不给你说哩。

镇长就笑了，咂一盅酒，“滋”一声响，又吃一口猪耳朵，咯吱咯吱地嚼着，夸张地叹口气，说谁娶了江云儿，福气啊，心灵手巧哩。

江云儿笑了，心说，谁？田根嘛。

江云儿回到饭馆时，镇长已经坐在那儿了，斜翘着腿，吸着烟。田根在斟茶，陪着聊天。最近一段时间，田根经常请镇长来“山里香饭馆”。来了，就让江云儿整几个菜，来一瓶酒，两人吃着喝着。这时，镇长就会说，让江云儿也来坐坐吧。江云儿笑笑，摇摇头，说在我们山里，男人陪客，女人是

不上桌子的。

说罢这话，江云儿突然站在那儿红了脸，感到自己说走了嘴。这话里，不是把自己和田根说成两口子了嘛。

好在，那两人都没听出来。田根有心思，一声一声地叹气，叹得江云儿心里闷闷的，悄悄瞥向他，不知他怎么了。好在镇长明白，用筷子敲着盘子，说叹个屁气，不就是学校通不过嘛。

田根没说啥，递给镇长一根烟，说这还得靠镇长了。

镇长吸着烟，吐一口说，放心吧，我说是你的就一定是你的。

田根笑了，很放心。江云儿听了，也放心地笑了。

今儿很好，田根一扫前几天的样子，一脸喜气，让江云儿给整几个好菜，好好喝一口。江云儿见田根高兴，也很高兴，问啥事啊，高兴得那个样子？

镇长眯着眼望着江云儿说，田根教导主任的事，学校通过了。

田根忙说，全靠镇长啊。

江云儿听了，很高兴。田根高兴，她就高兴。她进了厨房，菜刀哐哐地响，然后锅里“刺啦刺啦”地响起来，不一会儿，八个菜拿出来摆在桌上，青红黄绿的。镇长眼睛一亮，呵呵地笑道，呵，江云儿真把我当贵客了。

江云儿一边在围裙上擦着手一边说，你给田根帮了忙，我们感谢你哩。

田根笑，说，镇长也给你帮了忙哩。

看江云儿不解，田根告诉她，这饭馆是镇长给帮忙包下的，各种手续也是镇长给办的。江云儿听了，望着镇长。镇长眼睛一闪一闪的，说为云儿办事，我乐意，我高兴，用不着谢。

江云儿咬着唇一笑，说咋不谢，镇长这样热心，我真得谢哩。说完，斟满三杯酒，拿起一个杯子，和其他两个杯子一碰，一口喝干，咳咳的红了眼圈，说还要整个汤，就进了厨房，再也没有闪面。

镇长酒足饭饱，特意到厨房，说云儿，我走了。

江云儿没说话，也没回头。镇长讪讪地走了。

田根送走镇长，没回学校，又捱摸回来，坐下来问江云儿，镇长这人咋样？

江云儿回过身，一笑，你给镇长做媒？

田根点点头，搓着巴掌。江云儿说，他有老婆啊，你准备让我做他的二奶？

田根抬起头说，他离婚了。

江云儿想想，说明几个吧，明几个我再给回音，咋样？田根听了，哎了一声，喜滋滋地站起来走了。望着田根在月光下越走越远的身影，江云儿的泪珠滚了下来。

5

第二天一早，天刚蒙蒙亮，镇后山上寺庙的钟还没响，田根和镇长就来到“山里香饭馆”。镇长嘻开个嘴，更像一尊弥勒佛了。

江云儿把店里一切都拾掇好了，把家俱归置在门外一个三轮车上，门窗擦得干干净净的，地也拖得能照出人影子。镇长和田根见了，都很是惊讶。镇长说，云儿，你这是干啥哩？

江云儿笑着拿出一叠钱，是房租，交给镇长。江云儿说，镇长，真的感谢你，这饭馆，我不准备开了，我想回去。

镇长说，你不是告诉田根，我们——

江云儿打断他的话，告诉他，自己已有了婆家，在山里，回去后就准备出嫁当新媳妇了。

田根大惊，问道，谁啊？我咋没听说过？

江云儿掠了一下额发，对着外面喊一声，别忙啦，你进来吧。

随着江云儿的喊声，哎的一声答应，吴旺走进来，对镇长和田根点点头，打个招呼，转过头对江云儿说，云儿，东西都绑好了，走吗？江云儿点点头，对镇长和田根笑笑，走了出去，和吴旺一块儿上了三轮车。三轮车嘟嘟地响了，向远处的山里驶去，拐了一个弯，江云儿回过头，望望远处的“山里香饭馆”，静静地立在那儿，染满朝阳，泪水又一下子涌了出来。她擦擦，回过头对吴旺说，唱一支歌啊。

吴旺不好意思了，说，在街上，羞人咧。

江云儿一瞪眼，说唱不唱？

吴旺忙点着头，说唱哩，你叫唱就唱哩。说完，一伸脖子吼开了，哎，四月里呀嘛樱桃开啊，麻粉细雨呀落下来。妹子和哥在一起啊，妹子啊，哥哥做梦笑出来——

歌声中，太阳升起来了，金黄黄的，照着远山。那儿，就是两岔村，是江云儿的家。门前的樱桃花，怕已经开得一片白了吧。